

# 人生八十：永远热爱 永远年轻 永远热泪盈眶

路生梅

（陕西省佳县人民医院，陕西，榆林，719200）

DOI:10.32629/jrm.v3i1.01116

我叫路生梅，今年 82 岁，出生、求学在北京，工作在陕西省佳县人民医院。退休 27 年，继续留在佳县为父老乡亲们治病。回望 80 多载人生，平凡又精彩。白大褂的褶皱里，藏着陪伴我半个多世纪的药香与光阴。岁月在脸上留下印记，也在心底沉淀下温情——这辈子能为这片热土的父老乡亲们祛病解忧，是我最大的圆满。我常想，作为医生不仅是治病，更是守心。一句轻声问候，一次耐心倾听，都可能成为他人黑暗中的微光。现在虽已退休，我仍坚持上门诊。只要还能动，我就不会离开这片土地和人民。对工作的这份热爱让我的心依然年轻，对人民的这份温情令我常常热泪盈眶。



青年时光。19 岁，一个充满理想充满梦想的年龄，我报考了北京第二医学院（现在的首都医科大学）。按照之前的惯例，毕业后会留在北京的某家医院成为一名医生，而我毕业的时候，正值“广阔天地大有可为”的年代。1968 年冬，热血澎湃的我满怀激情积极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和“服从祖国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号召，向组织递交了决心书，志愿到祖国最偏远最艰苦的地方为人民服务。随后我服从分配来到陕北佳县县医院工作。

带着从北京西城区南礼士路派出所办好的户口迁移手续，我坐上了从北京开往西安的列车。汽笛长鸣的那一刻，我的心突然被强烈的不舍紧紧揪住：从未离开过北京城的我，舍不得爱我疼我的家人和朋友，也舍不得这座宏大而熟悉的城市。但我知道，自己是祖国培养的医学生，应该服从祖国分配，应该听党的话，应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奉献自己的青春。火车从北京到西安，又从西安转到铜川，就再没铁路了，之后便是敞篷大卡车一路向北。陕北的冬天寒风刺骨，黄土飞扬，路两边是光秃秃的树，远处是一座座皑皑白雪覆盖的群山，车厢里是穿羊皮袄的老乡，一股苍凉感油然而生。

## 1 从北京大学生到佳县县医院医生

1944 年我出生在北京，良好的生活条件和教育环境，使我愉快地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少年和

到了佳县，我拎着行李，走过古老狭窄的街道和坑坑洼洼的土路，来到了县医院——一个由铁栅栏门、围墙和几排窑洞组成的地方，这与我想象中

的县医院简直是天壤之别。

而让我始料不及的是，后面还有更多困难等着我。通往医院的土路旁是一片荒坟，我每次出诊都必须经过，无论白天还是黑夜，独自行走在这里我都非常害怕。

佳县县城是黄河西岸的一座石头城，天天出门就能看见黄河，用水却极度困难。最困难的时候，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一瓢水。我一下子被这个现实的困难镇住了！而眼前这瓢水，要从黄河里打上来，用毛驴驮着送到县医院，再分发给每位职工。打上来的浑浊的黄河水不能直接喝，需要先沉淀大半天，再用纱布过滤杂质沙粒，最后把水烧开才能喝。至于洗脸洗澡洗头发洗衣服……都没有水可用了。这意味着我从小养成的且作为医生必备的所有讲究卫生的习惯都得改变了。

陕北人民住的是窑洞，有炕没床，刚开始我不会生火炕，数九寒天的就只能睡冷炕，彻夜都睡不暖被窝。下乡出诊全靠步行，常常需要走几十里山路，雨雪天气尤其难走。有一次雪天出诊，我穿的鞋底子很硬很滑，走了不到十里路就摔了几十跤。出诊去老乡家，经常得在老乡家过夜，很快就在身上染上了虱子，咬得人奇痒难忍。

然而，要想在佳县待下来，我就得尽快适应这里的每一个生活细节，直至完全和佳县人一样。

生活上的困难都好克服，最难的是来自专业的挑战。我是学儿科的，病人认为你是从北京来的医生，理所当然什么病都会治，这让初来乍到的我无法解释又倍感压力。为了不让乡亲们失望，我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学习各科知识，白天向老医生学，晚上向书本学。当时佳县不通电，每天只能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书、记笔记到午夜 12 点，再把闹钟调

到 6 点起床，因为第二天还要参加义务劳动修梯田。

很快，除了内科、外科、儿科，我还学会了妇产科、皮肤科等多门科的诊治知识。不少老乡喜欢看中医，我又自学了中医针灸。就这样，我逐渐从儿科医生变成了“十八般武艺皆通”的全科医生。

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落差，思乡之苦，身体不适，让我在背地里不知哭了多少次。但我始终牢记老师临别时的话：“生梅，不管条件再艰苦，也要记住你的天职就是为病人解除病痛！”那是一段异常艰难的岁月，也是一段无比充实的历程。艰苦生活的磨砺，让我学会了乐观和积极，学会了坚持和超越，学会了责任和担当。



## 2 决心要为佳县人民服务五十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佳县贫穷落后，医疗条件差，医疗意识淡薄。一些村民有病不是去医院找医生，而是求神、请“巫医”“神婆”。一次出诊，看到一孔破窑洞中病人已经陷入昏迷，神婆还在念念有词。这一幕让我非常震惊。我努力说服家属让我来诊治。拿起银针的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捏了一把汗：万一没救过来，群众以后还会相信神婆，还会有更多病人被耽误！人中、合谷、涌泉……，进针、捻针、拔针……，十几分钟后，

病人清醒了，我也松了一口气！渐渐地群众开始信任我们医生，愿意到医院看病了。还有一次夜晚出诊，来到产妇家里，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但产妇坐在一个土袋子上，一个妇女用力揪着产妇的头发，说是怕产妇血迷，一个老婆婆拿着一把黑乎乎的家用剪刀，正准备给新生儿断脐。我猛地抢下剪刀，用消毒器械和消毒敷料给孩子断脐包扎，并劝说让产妇安静休息。

我了解到佳县的农民大多很贫苦，有些病人住在偏远的山沟沟里，只有羊肠小道，从山村走到公路边就得十几里路，得了急病的病人有时在抬往医院的山路上就去世了；有的病人坐着小船在黄河上颠簸着来到医院，已经奄奄一息了。每当见到这样的病人，我总要心情沉重好多天。

还记得我和县医院老大夫的一段对话。老大夫告诉我，能来看病的大多是县城或附近的人，偏远的农村人家里条件不好，小病就靠熬。

我问：“那大病呢？”

老大夫默了默，“那也得熬，乡下人日子紧，哪顾得上看病？”

我心想，佳县的人们如果有病都靠“熬”，那当大夫的就要想办法帮他们治病才行！

老大夫又说：“再大些的病，咱们医院小也治不了，还得拉到榆林治。”

“要是榆林治不了呢？”

“那病人就莫指望咧。西安和北京，大多数佳县人去不起……”

听到这里，我的心重重地沉了下去，这和我所想的根本不一样！我到最艰苦的地方来，就是一心想要救治病人。要是病人还得送到榆林、西安或北京才能治，那我学医又有什么用？我的理想不就是

要帮助这里的病人么？！我也似乎渐渐明白了党和国家为什么要把我和我的同学们分配到这些偏远贫困的地方工作。于是我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郑重表态：佳县人民需要我，我一定要为佳县人民服务五十年！从此，这成了我对佳县人民的承诺。

于是我在门诊和出诊时，都不厌其烦给病人讲解医疗知识。我想，人们的健康寿命和生活环境有巨大关系。佳县太贫困了，在乡村里长大的乡亲们，医疗知识和常识少得可怜，老乡们无奈地忍受着病痛，却没有能力去诊治。我要争取用最便宜最简单的药，在最初得病的时候就把病人治好。

我明白，仅靠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多年的沉疴旧习，必须要让更多的人转变观念，懂得正确的医疗卫生常识，才能改变基层的基本医疗卫生状况。我和同事们举办了多次培训班和学习班，终于使佳县村村都有了新法接生员，使新生儿死亡率从 60% 降到 0.6%。一些村、镇的医务人员经过培训掌握了更多的诊疗知识，提高了医疗服务水平，也使得更多的基层百姓能够得到最基本的医疗保障。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一些分配到基层的同学们陆陆续续都想法回到了大城市，或者出国发展。我的老师和同学也主动提出帮我调离佳县，调到北京或西安。在北京的姑姑临终时也说：“小梅，回来吧，别在那里受罪了！”当时，离开小县城到大城市是很多人的梦想，也是我的梦想。我何尝不想回北京，那里有我的亲人、朋友；我何尝不想到大城市，让自己的事业有更好的发展。而每当我面临选择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自己付出青春和汗水的佳县医院，想到了在佳县医院入党的庄严时刻，想到了“为佳县人民服务五十年”的承诺，想到了一起呕心沥血的同事们，想到了无数次帮助和感动我的

佳县老乡。我深知，佳县需要我，佳县人民需要我！我留在佳县，舍去的是亲人的团聚和更高起点的工作生活，换来的却是更多人的健康乃至新生。



有了留在佳县的想法，我又遇到了一位同在县医院工作的淳朴正直善良精干的陕北青年，于是我在佳县安下了自己的家，生下了一双儿女，这让我更加安心踏实地留在了这片热土上。



1984 年，县医院领导让我创办儿科，我义不容辞接下了这项重任。当时佳县县医院没有分科室，

身边没有可以仿照的范例，我便效仿西安市儿童医院和北京协和医院，成立了第一个正规科室——儿科，并逐步建立起管理、教育、培训等一系列规范化制度，并坚持主任查房制度，带出了一批优秀的医生护士。后来，县医院被评为爱婴医院。如今改名后的佳县人民医院在全院医护人员的努力下，成功晋级为二级甲等医院，发展成为一所集医疗、急救、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于一体的综合性医院。

五十多年来，经我救治的病人不计其数，佳县不少人家四代人、五代人都在我这里看过病。和佳县人民深厚的情感让我愈加把自己和佳县人民紧紧连接在一起。

### 3 退休不退岗 继续服务永不停歇

1999 年，我退休了。但是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为人民健康服务，没有退休年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履行党员义务为党工作，没有退休年龄。这时我改变了想法：为佳县人民服务五十年不是我的界限，生命不息服务不止才是我的心愿。就这样我拒绝了外地高薪聘请，继续留在佳县做义诊、宣讲和志愿服务。



退休后，我由正常上班诊疗变为常态义诊。每

周一、周五在佳县人民医院义诊，每周三在佳县中医院义诊，风雨无阻、无论寒暑。我的住址几十年未变，就是为了方便有需要的群众上家里问诊。自从有了手机，我从来不关机，无论白天还是深夜，都毫不迟疑地接听群众的咨询问诊。电话咨询、线上视频诊疗成了常态，即使回京探亲、外出开会也是一样。

病人经常在电话中问：“路大夫啥时候回来呀？”

我常笑着说：“我就像风筝，不管在哪里，那根线永远在病人手中！”

退休后，我还组建了老年志愿团队，种花草、搞宣传、助力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下乡搞文艺演出、普法宣传、开展义诊、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主动当起了党的创新理论的宣传员，先后宣讲 300 余场，及时把党的最新理论政策送入千家万户。



58 年前，我选择了用医术为贫困地区老百姓健康服务的路，经历了从对北京的不舍到对佳县人民的不舍，跨越了从为佳县人民服务五十年到生命不息服务不止的人生历程。我的人生很平凡：一辈子，在一个小县城，干一件事。从来没有想过荣誉和掌声，党和国家却给予了我无尚荣光，授予我“全国道德模范”“中国好人”“三秦楷模”“诚信之星”“最美医生”“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最美巾帼奋斗者”“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工作者”等称号。我并不为获得荣誉而工作，但是我非常珍惜党和人民给予我的荣誉。更加没有想到的是，2024 年在我 80 岁时，还获得了由习总书记亲自为我颁授的“人民医护工作者”国家荣誉称号奖章。

回望来路，皆是热爱与坚守；展望前方，仍有热血与期盼。80 岁并不是老年的代名词，而是热爱的新起点。今后，我一定牢记总书记的谆谆教导，初心不改、矢志不渝，继续坚守在佳县这片热土上，用心用情护佑群众健康，用力用功服务回报社会。我愿永远怀揣赤诚和热爱，永远为人民热泪盈眶，不负时代，不负这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信赖！